

内部刊物

宝丰文史资料

第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宝丰县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宝丰文史资料

第十一辑
(内部刊物)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宝丰县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员会 编
二〇〇六年六月

目 录

迎接余之龙出山 …… (赵国团口述 孙广志记录整理)	1
宝丰女杰——我所知道的余之龙 …………… (谷德昌)	4
刘少卿谈余之龙 …………… (孙广志)	12
牛金星宝丰籍属考 …………… (李永庆)	17
崔琦与王治军 …………… (李永庆)	19
盲艺人杨杏佛 …………… (李永庆)	21
宝丰李胡子厨刀 …………… (孙广志)	23
宋汝瓷与宝丰县名的由来 …………… (李永庆)	26
汝瓷的雕刻艺术 …………… (马聚魁)	28
马街书会史话 …………… (李永庆)	32
马街书会起源新说 …… (司九鼎 司连升 孙 青)	34
浅谈马街书会 …………… (李永庆)	36
宝丰红枪会 …………… (杨万兴 邢新宝)	42
汤灾在宝丰 …………… (李永庆)	48
杨正盗枪 …………… (孙广志)	51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宝丰县的反共组织及其领导人 …………… (杨万兴)	52

虎口余生	(孙广志记录整理)54
范任打大营	(杨万兴)56
劫后余生	
..... (观音堂血案幸存者的懵懂记忆 王守亮)	59
同胞异国遭蹂躏 奋起抗争获新生	
——忆中国战俘在日本被奴役受摧残的情景	
..... (刘松生口述 杨万兴整理)	63
日寇在宝丰的罪行及军民抗战壮举	(连录友)68
宝丰集市的变迁	(孙广志)72
五六十年代的宝丰供销合作事业	(孙广志)79
宝丰县供销合作社	(孙广志)91
宝丰县的物资交流大会	(孙广志)97
1956年宝丰县的两次移民	(孙广志)111
周营“木偶”与戏迷“徐三少”	(李革命 黄丙寅)118
冯玉祥劝政碑	(李永庆)123
周黄飞虎故茔碑	125
广严禅寺碑记	126
塔里赤墓碑记	128
探访汝江禅寺	(张公羽)131
以石述情的画家李留海	(李革命)133
绿化荒山的老愚公	
——记全国林业劳动模范李禄	(王真真)135
活跃城乡的宝丰“乌兰牧骑”轻骑队	(侯天录)142

迎接余之龙出山

赵国团口述 孙广志记录整理

1948年元月，豫西军区五分区政治部驻宝丰城内南后街（路北楼院和路南张展卿家）。我当时刚参军，在政治部当兵。

有一天，政治部主任周洪达找我说：“宝丰有个叫余之龙的老太太，现住舞阳县灯台架山。任林知道她的详细地址。我给舞阳县政府写一介绍信，由任林领路，你和王朝干（郑营人）您仨去把她请回来。”

余之龙是下河人，经常下南路。过去风言风语听说过她跟李先念打过游击，1945年曾多次带着人在香山寺下同日本打过仗。解放战争时期，她的部队被国民党打散，她躲到灯台架山庙里以尼姑做掩护避难。

为什么这时候要“请”余之龙，这都是领导们的事，我们不清楚。为什么点住名要叫我们三个人去，我分析是俺仨都同余有点关系，因为我和王都是兵，这是公差；俺仨又同是余的干儿，派我们去请有利。看来，领导对余有过充分的调查，对请她回宝丰的目的和请法也做过认真的研究。

我们走时，周宏达亲自安排给我们三个每人发一长一短两支枪。另给一匹马，交待是回来的时候叫余之龙骑的。

一去走公路，经叶县坟台到舞阳县城。一打听，因为当时那里正处于国共两军拉锯状态，舞阳城虽然解放了，县政府还未驻进城内，设在武功区窑沟村。我们又找到了窑沟。那里的王县长亲自见了我们。看了政治部写给舞阳县政府的信，又向我们了解一些情况后说：“灯台架山离这里还有六七十里远，这一路社会秩序也很乱不易通过，你们两个（指我和王朝干）住下休息，我派当地人跟老任一路去接她。”第二天，就接了过来，共5个人。一个女的是舞阳九街人，叫曾桂荣，识一笔好字，有40岁上下。另外3人是男性（忘记了他们的名字）。他们5人只有一马一驴。余之龙这时候已经是50出头的人了，个子不大，黑黑的，小脚，头发挽个爬角，身体瘦弱，可能因为久经风霜，不爱说话，非常稳重，根本不像个武林行人。

当晚，我们都住在窑沟，第二天出发。临走时，王县长送给我们一部电话机，两挺轻机枪，四支长枪，一支三把盒子（点名是送给余之龙本人的）。我们8个人共2匹马1头驴，一马驼枪，一匹马、一头驴由两个女的骑。回来是按王县长指的路线走。经舞阳、方城的交界处走旧县，一路无事。到瓦店遇到点麻烦，砦上鸣枪示警，我们停下，砦内出来数人盘问，我们讲清了身份和来由才放行。当天晚上住张官营。第二天走河岸李过沙河。进入宝境，当天没有进城，按照余之龙的意见，住余官营她的熟人处。第三天进城向政治部报到。

五分区对余之龙的接待非常认真。蔡广卿司令员和牛子龙副司令员，一齐亲自接见了她。接见时，任林在场。听任林出来讲，蔡司令见余，握住余的手说：“过来黄河就打听你余大姐，今天终于见到了你。”接见后，就任命她为豫西招抚司令，交给她的任务是收罗地方上的杂牌武装。让她的司令部驻扎城东周庄（一家楼院），鲁山城也给她安排一个住处，发给她两挺轻机枪、6支长枪、一支左轮手枪。军饷，指定从石桥仓库领。

任林一回宝丰就跟余之龙干事。谷德昌跟余之龙当了司务员,负责领发饷。我先是仍回政治部,每天的任务就是收缴枪支。任林不断动员我也去余之龙处干。任说,余已承当他,兵招齐后叫他当团长,他愿意推荐我当副团长。我因为自幼丧父,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也怕部队远调不能侍奉老人,不愿离开宝丰。思想一动摇,没给周宏达打招呼就去余之龙处了。

虽然跟了余之龙,但她不断去宝丰、鲁山、马街开会;即是在周庄,找她的人很多,有的送鸡蛋、鸡子。有的给她谈事情,男男女女来去不断,她从没有认认真真的坐下来给我谈过话,对她的底细了解很少。不过,我发现她的枪法很好。我一次亲眼见她坐在堂屋当门,朝对面屋顶上一个兽头,左手一擗,把头打掉、右手一擗,连根打掉。我去周庄的第9天,五分区派正规部队把她的部队缴械了。

余之龙前前后后的情况,我就知道这么多。为什么要缴械她的部队,后来为什么又打发她回家,隐情一点不知。

附带说一件事情。牛子龙是郟县人,他的部队在石洼住时,抓到一个郟县人叫刘胜武,当晚拉南地枪毙时,此人走着大骂牛子龙。后来听说这个叫刘胜武的人是地下党员,过去为抗日和党的工作做过不少贡献,郟县县委为其平了反。由此,我联想到对余之龙的处理是否有类似问题,也值得考虑。

宝丰女杰——我所知道的余之龙

谷德昌

按：余之龙是宝丰县张八桥镇下河村人，可以说是一个女杰，解放初期以“土匪”罪名被镇压，根据此文所说显系一桩冤案，是非曲直尚待后人评说。

一、初识余之龙

我叫谷德昌，幼名谷康，宝丰城西廖旗营人。民国 19 年（1930 年），为避匪患，我家搬进县城西街（现在的城关一小后面）焦清莲家西厢房住。那年，我刚八岁。

同院，先我家已经住进了两户。据说，这两户都曾在樊钟秀的建国军中作过事。一是葛连，吸大烟鬼，是樊钟秀的外甥关会通的丈人。关会通为照顾他，又怕他把地卖了，以自己名义置 20 亩地交给他享用。二为余之龙，女，又名王小爱，张八桥下河村人。余的丈夫（同村）叫高老虎，是个老实农民，也无儿无女，就他们两口住在城里。高老虎经常在十字街摆摊卖菜。余之龙还有个弟弟叫王套，过继儿叫高牛，都住在乡下。

余之龙，当时 30 多岁，个头不高，身体消瘦，细眉大眼，脑后盘个大爬角，说话、走路、办事、都很利索。和她来往的官场人较多。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当时，李万林（樊钟秀的部将，曾任建国军第三路司令、代理总司令）的部队在宝丰城驻扎。李万林及其母亲、妹

妹李大妮经常去她家。她称李万林母亲为表婶，李大妮唤她为表姐。这时候，她算不算李万林的部下，因我当时年幼不懂事，说不清。记得有一天晚上，李万林母亲正在她家闲坐，北街突然一阵枪响，她们吓得跳进红薯窖里，说是有一个团长想把部队拉走，怕杀她一家人。我们同住一个院几个月后，余之龙就和俺一家人打的火热。她心肠好，肯帮人忙。我家缺啥少啥，娘张嘴她就给。她特别喜欢我，常逗我玩，给我东西吃，哄我叫她干娘。我父母 39 岁才生我，待我很娇，就爱给我认干娘，也特别喜欢她，一看她有这个意思，我娘就主动提出来叫我正式认她为干娘了。

两家同住一院不到一年时间，第二年春天，她就搬走了。为什么搬走，我不清楚。有的说下南路了。下南路去哪里？干什么？我全然不知。

二、余之龙坐监

我十几岁的时候，余之龙从南路回宝丰了，她经常到我家，我娘和我也到下河瞧过她。这时候，我看她又学会一套本事，经常到禹县进丸散药，背着药箱到处给人看病。她看病和别人一样，遇有钱人收钱，没钱人就不收钱。还是爱认干儿，谁家给他成了干亲戚也不要钱。

她还爱管闲事。民国 26 年(1937 年)，宝丰遭灾荒，她领着西乡二百多男男女女，到西城门外河西岸一棵大杨树下，人聚齐，又带着到衙门口找县长，要求放粮救济，不放粮开证明条子去逃荒。两个条件都不答应，就坐在衙门口不走。就是因为这件事闹出问题了。第三天，听说国民党县委书记白襄贤和西火山联保主任赵孟松，告她是共产党，把她逮捕入狱了。

三、余之龙招我干革命

1945 年，是日本鬼子侵占宝丰的第二年。这年三月有一天，突然一个陌生人到我家，明的讲，是我干娘余之龙在南路落户了，很想念我，要我去看她。暗地给我讲，他姓陈(名字我忘记了)，是

余之龙的参谋长。说余之龙现在喳呀山区拉游击，是共产党新四军任命的招抚司令，西平、遂平、舞阳一带，都是她活动的地盘，现在已经有 11 个团架子一千多人，准备把队伍组织起来打日本。

四月，我辞别二位老人找余之龙去了。小顶山是他们的根据地。我看她身体瘦削如旧，仍穿着大襟衣裳，头上梳个爬角，虽然年近五十，精神很好，走路带风，说话斩钉截铁，腰间多一条宽皮带和两支手枪。日间，找她说事的人很多。我见到她的头半天，她把找她的人都推走了，专门对我问长问短。问我爹娘身体状况，家庭生活状况，还问宝丰有多少日本人，就干些啥坏事，皇协军有多少，县区维持会谁是头，并点出很多名问我都在家干什么，等等。我因为是在家跟着我爹学做泥水匠活的，除了自己家庭情况外，别的啥也说不到篇上。最后，她说从今天起，你就算参加革命了。我也知道您娘就你一个娇孩子，长期不在家会想你，你就当我一个负责宝丰的联络员吧，我早晚有事找你交待，没事，就跟着他们（指她的部从）跑跑转转，长长见识。

余之龙的司令部在小顶山的东北角扎营，新四军的河南游击兵团司令部在小顶山的西南角。双方的官兵经常来往。我记得新四军游击兵团的总头姓刘，人称刘总长，30 多岁，个子不高，长的精明能干。他的爱人大约小他十来岁，胖胖的，留个双辫，能歌能舞，非常活跃，不断到我们这边教唱抗日歌曲和扭秧歌。我还同俺这边的几个女同志到刘总长家找她爱人学过歌。我还记着他家住的是东屋。

四、送刘总长去登封

六、七月份的一天晚上，余之龙突然召开司令部的全体人员会议。他说，今晚把大家召集来，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同大家商量。李先念（当时新四军五师师长）要我们护送刘总长去嵩山和八路军接头，沿途几百里都是敌占区，情况很险，可也不要紧，一路经过叶、鲁、宝、郑、禹这一带，我地理熟，熟人多，前面先派人联系好，

一般出不了问题。即使和敌人遭遇了，刘总长带的有部队，可以打；咱的人也可以受受锻炼。当兵不打仗，要咱干啥哩！我已经向首长打了保票，保证完成任务。

这天晚上开了会，第二天就整装出发。我是前站。按照余之龙指的路线走，她叫到哪个村找谁联系我就找谁。我记得第二天晚上住鲁山张官营。我找的人是张官营砦首，人称“付五老”。我说是余司令叫我拜见你的，我们只在这里歇宿一晚，吃饭掏现洋，不打扰百姓。这个砦首高高兴兴地接待了我们。

五、奉命到宝丰策反

部队到张官营，又换了前站。余之龙要我离开部队回宝丰。叫我找几个人了解敌人的情况和群众思想动向。后来听说，部队过来沙河，到姚孟砦就和日本鬼子遭遇，打了一仗，光汽车打坏它好几辆。

余之龙带刘总长的部队到登封，和 18 集团军王树声将军带的八路军会师后，王树声不叫走了，任命她为“国民革命军第 18 集团军河南人民抗日军豫西招抚司令”，同皮定钧的司令部一起驻在禹县神垕镇。皮定钧的司令部驻南街，余之龙的司令部驻东街。

余之龙在神垕镇住定后，我找到了她。听了我的报告，她说，“日本已经投降了。我们一定要把宝丰抓到手。你马上回去找王同祥，叫他鼓动宝丰民团倒向我们。要向她敲明，主动过来是起义，宝丰离神垕只一天功夫，吃掉他们是容易的。”

王同祥是大营镇小营村人，过去是樊钟秀的部将孙世贵的“二架”，余之龙很熟悉他。当时，是宝丰民团的团副，民团团长叫王进才，副团长叫翟世俊，都是大营一带人，他们三人关系又很密切。

我回宝丰，就进城找到王同祥。我说：“余之龙叫我找你说点事”。他一听到余之龙的名字就吓了一跳，满头冒汗，轻轻地给我说：“你先回去，下午我到你家再说。”下午，他按时到了我家，我大体讲了余之龙的经历。我说：“余之龙过去在喳呀山原是李先念

任命的招抚司令，下面管 11 个团，在南路名声很大。带新四军到登封和八路军会师后，王树声军长又亲自任命她当豫西招抚司令。司令部就在神垕镇，宝丰也在他的管辖下。叫你做王进才的工作，投靠八路军”。第二天，王同祥就找我，说他把王进才说通了，承诺王进才倒戈后，就放他当司令。我得住这个信，当天就返回神垕向余之龙汇报。次日，是农历闰 7 月 25 日，余之龙和皮定钧的参谋长陈端，把我和李小福叫去，交给俺俩一个盖着刻有“国民革命军第 18 集团军河南人民抗日军豫西招抚司令部”字样长戳的通行证和两份委任状。委任状一份是委任王同样为副司令，一份是委任王进才为旅长。李小福带着通行证，我带着委任状。陈端还交待我们，中午赶到高楼（郟县西北）他的部队吃饭。俺俩接受了命令，就往宝丰赶。

六、我坐两年六个月监

先说一下李小福是谁。李小福是我的表弟，城西五里头我五姨的孩子。民国 31 年（1942 年）随老人逃荒到南路。老人们都知道余之龙和俺家是干亲戚。听说余之龙在那里名声大，15 岁就投奔余之龙。余之龙在去登封时把他也带了去。

俺俩带着任务按照陈端参谋长的指示，回宝丰的第一站就先到高楼。进村一看，皮定钧的部队撤走了。住的是国民党马安良的人，勾头就走。被人看破，把俺俩抓住了。把李小福带到一个院里审问，对我就在原地审问。问我：“你是哪里人？出来干什么？”我说：“我就是咱郟县桃园沟人，听说老日票不兴了，禹县八路军那里能兑换，我换老日票回来走到这里。”审者不信，问当地群众：“您谁跟桃园沟人有亲戚？认识不认识他？”一个老太太说：“俺娘家是桃园沟的，小孩们都长大啦，不认识了”。审者又说：“你父亲叫啥，在哪头住，全家几口人？老老实实说”。未待我回话，审小福的人出来了。说：“不要听他瞎编了，八路军的通行证收出来了，捆住送城里吧！”我一看要下手，要求解手，进厕所，就把两张委任状用脚

毗到泥窝里，出来就被五花大绑送到郟县监狱。

原来，因为日本人刚投降，监里只押4个人，3个是共产党嫌疑犯，俺俩去后才6个人。因为对俺俩拿住的有“真凭实据”，成了大案要案，县长刘子震亲自审问，俺俩始终没倒口供，问通行证一事，我说是怕路上不好走，在神垕托熟人找八路军开的条子。

在郟县关押1月零5天，解到许昌行署监狱，我们一行，有个汝州的日伪县长。走到许昌街上，群众乱喊我们是汉奸，李小福听了反感，说：“俺俩不是汉奸，是共产党”。那个伪县长笑着小声说：“你想着当共产党事小？当共产党还不胜当汉奸哩！”

在许昌监狱连过三堂，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啥罪都受了，过三堂被打死过去三次，现在，我腿拐就是那时致的残。监狱原来只有8个人，其中有原许昌地委书记段永建，我们住成了亲密好友，又住1年零4个月，“犯人”增加到400多人上，才把俺俩又押到郑州绥靖区监狱。

上解俺俩，声势很大，去40个人把俺俩押上火车，可是，到郑州一过堂，审问的人说：“瞎胡闹，两个年轻孩子会是共产党？”又问俺俩：“能不能找来保人？准备放您俩回家。”我说：“郑州没熟人。”他又说：“郑州取不来保，把您转宝丰”。就这样，又把我们解回宝丰。

一路，又在新郑、禹县、郟县监狱住了3天，民国36年（1947）正月13日解到宝丰监狱。县参议长李乐水又搭句坏腔，说我：“他爹是泥水匠，他可不是好人，是余之龙的干儿，不能放！”就这样，一直坐监到阳历11月2日宝丰解放才出来，前后2年6个月，换了8次监狱，总算见了青天。

七、余之龙三任招抚司令

解放后，宝丰县第一任县长是车志英，他知道我是跟余之龙打日本坐监的，放出来就把我留到县政府工作。车志英调走，又把我交给黄明县长。以后，豫西军区派人把余之龙从舞阳灯台架山叫回来又当上豫西招抚司令（这是她一生中第三次当上司令），司令

部设在四区周庄，黄明又把我交给余之龙当总务。余之龙的司令部虽然设在周庄，可她经常在马街（五分区所在地）、鲁山城（豫西军区所在地）开会，在周庄的时间很少。我的印象，当时，豫西军区首长很看重她，鲁山城专门给她安排一套房子，专门有两个女的常住鲁山城听她的差使，军队发蚊帐，团长们都没分，给她发一套。

她的使命就是收集枪支召集人，为解放军扩充队伍，但是，她也控制不了，啥人都能进得去，有一个叫楚泉的带十几支枪加入她的队伍，她放给楚泉一个团长，可是，这个人很坏，他仗势强逼袁存良的闺女（叫软儿）做她的小老婆，袁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找到了我，说你是余之龙的干儿，能帮着给余之龙说上话，替俺讲讲情。我听了很火，立即跑鲁山找余之龙汇报。余之龙感到不采取果断措施解决，就要闹出人命案来，答复我：“你回去给杨友霞（副司令）说，把楚泉扣起来”。我们就按照她的命令，把楚泉扣压起来。后来听说楚泉的一帮人又向五分区牛子龙（副司令员）告了余之龙，究竟牛子龙又咋给豫西军区首长讲了，说不清楚，豫西军区把杨友霞、张龙华和我三个人带上手铐弄到教导团（在鲁山城），牛子龙也派人把余之龙在周庄的底子全端了。

到教导团以后。军区政治部主任范孟锡找我谈话，没等他开腔，我先伸出双手叫他看，我说：“国民党执政，我带脚镣；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又带手铐！”他一见，忙给别人说：“把手铐去了！”接着问我：“你们的人强奸民女，你知道吗？”我把楚泉的事情，前后经过说了一遍。范主任又说：“楚泉犯法，应当交给地方政府处理，为什么不交给政府呢？”范主任接见后，就叫一个姓戴的干事，把我领到教导团通讯班，算是正式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了。从此，再没有和余之龙见面。以后，听说余之龙身体不好，回下河她老家了。

八、余之龙之死是个谜

我到豫西政治部教导团以后，就完全脱离了同余之龙的关系。1948年淮海战役打响，我们的教导团开到前线驻柘城。我们任务

是接收黄维兵团俘虏，干部们负责给军官谈话。我当时任管理员，因为俘虏太多，部队领导也给我分的有谈话任务。掌握情况后，还得向领导汇报。因为我识字少，字体也不好，知道国民党军官都是知识分子，当时作记录怕他们笑话，总是谈了话后再补写记录。双重工作，又加上环境恶劣，把我的身体也累坏了，得了一种病叫血伤寒。前线医院治不了，于1949年5月，把我转到开封军区医院。7月，医院写信叫我回原籍休养。当时的宝丰县长刘华生亲自接见了，我，拨400斤小麦介绍我回家。身体康复后，一区政委任中华叫我到一区工作。没有多长时间，我所在的部队解放了重庆，给宝丰县政府寄信，通知我归队。我还没到县政府，父亲先找刘县长，说：“您要叫俺孩子再走，先把我杀了！”难为住了县长。当我从一区到县政府报到，刘县长说：“先不要慌着走，好好做你父亲的工作，早晚想通你再走。”我就这样被父亲拉住腿走不了啦。

不久，余之龙被枪毙了。我听说以后很吃惊，始终解不开这个谜是为什么。她很早就在党的领导下和日本鬼子、国民党作战，就没有反革命的思想基础。听说，就在杀了她之后，还有人从她布袋里掏出了她给李先念、皮定钧没有发出的信。往前追诉，豫西军区瓦解她的组织和让她回家，究竟为什么，我猜测不透。是因为“楚泉事件”？不可能。因为楚泉之坏，余之龙也是反对的，余之龙对楚泉的处理按范主任的说法，也仅仅是方法不当，犯不着那样处理。我总认为与牛子龙会有一定的关系。牛子龙虽然当时是五分区副司令员，但他干过樊仲秀的部队，参加过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也干过土匪拉过游击，办过好事，也作过坏事，是个多面人物。经他在宝丰杀的人，像关会通、郭金保、刘胜武，过去都是他的同事，牛子龙的好坏历史，这些人都比较把底。杀了他们，是不是一方面可以标榜自己能大义灭亲，一方面可以灭口消证？至于余之龙，他们也是老熟人。我还听说，余之龙回宝丰后，和牛子龙遇到一起经常吵架。这都是领导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应该参考的东西。

刘少卿谈余之龙

孙广志

1992年，我受命去北京找魏某商谈合作拍《科技兴烟》纪录片事。魏住五福井街菜厂胡同甲3号院刘少卿家，他介绍我结识了刘少卿。

刘少卿是1926年参加革命，1955年授少将军衔的老将军。抗战期间，曾任新四军五师参谋长兼河南游击兵团司令。建国后，任解放军总参军训部部长。1982年离休，享兵团级待遇。他一听说我是宝丰人，就向我打听余之龙的情况，讲了许多余之龙的鲜为人知的事情。我想，这对研究余之龙这个历史人物和豫西抗战及社会历史，会有一定用处，特把我们的对话记录抄写如下：

刘：你是宝丰人，知道余之龙吗？她近几十年干些啥？现在还有这人吗？

孙：解放前，我年龄小，没听说过余之龙。解放后，听说有个余司令是女的，可能就是你说的这个人，1950年，政府把她镇压了。

刘：阿！（他非常惊讶）一个爱国分子，一个抗日英雄，一个为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我们的政府怎么会把她杀了呢？这一定是有人搞阶级报复，不是阶级报复，就是那个决策人犯了官僚主义。

孙：你咋认识这个人了？

刘：1944年—1945年抗战期间，新四军第五师的根据地在西平、遂平一带。我任五师参谋长兼河南游击兵团司令。我的部队驻在喳呀山，对这一带的民情、敌情都非常了解，所以也了解余之龙。她是哥老会的头目，西平、遂平、舞阳一带发展了很多道徒；她爱认干儿，又会看病，还给我们的战士看过病呢！她虽不是当地人，但在那一带名声显赫。以前，我虽没有直接接触过她，不断听到部队对她的反映，她有爱国倾向，她的所有表现不同于普通家庭妇女。后来，她就直接找到我们，要求在我们统一领导下抗日。

孙：我很想知道她一个女人咋有这么个觉悟，愿亲自参加武装抗日战争。

刘：她也是个行武出身的人。

1945年初，她捎信给我们的师长李先念，李要我接触一下她。2月的一天，她如约骑个小毛驴，带2男2女到喳呀山我的司令部见面。她亲口给我讲，民国初期，她就参加了建国豫军，还是樊忠秀的参谋长呢！冯、樊登封战役中，她还负过伤。她让我看了她右脚脖上的中弹伤疤，我看是真的枪伤。她给我讲，她有很多道徒、干儿、熟人，当地还有不少原樊钟秀部队下野的“老部下”，他们都希望有个人组织他们参加抗日，只要新四军愿意接纳她，她就可以把他们组织起来。

孙：后来您就接纳了她？

刘：这次见面后，我们经过认真研究，认为利用她把地方民众团结起来抗日，符合中央“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抵抗日本侵略军”的方针政策，就委任她为“河南游击兵团招抚司令”。她也真有能力，把地方上的许多杆子，零星人马枪支都组织起来归我指挥了。有些地下党员，也参加进去趁势掌握了武装，数达1千多人，抗日气氛搞得轰轰烈烈。

孙：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真是灵验，你团结了她，她就发挥